



琴 瑟

庫列蕭夫著



琴瑟

（中国音乐史）

庫 列 蕭 夫

琴

琶

穆 木 天 譯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 1957 •

Аркадий Кулешов

ЦИМБАЛЫ

本書根据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53年版本

琴

瑟

庫列蕭夫著

穆木天譯

*

新文藝出版社出版

(上海康平路155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11号

上海華文印刷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号 1341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3/4 插頁 5 字數 45,000

1957年5月第1版

1957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定價(7) 0.55 元

內 容 提 要

“琴瑟”是苏联白俄罗斯詩人庫列蕭夫在1941年所創作的一篇長詩。詩中描写了由于法西斯侵略战争而作了孤儿的两个孩子（瓦西利克和他的姐姐）以及他們所得到的一個神奇的古琴（琴瑟）的动人的故事。詩人通过两个孩子的感受，表现了在战争时期的一些事件。琴瑟是白俄罗斯人民的古老的乐器，也是白俄罗斯人民的願望的表現者和象征。在德寇的暴行下，琴瑟经历过无数的苦难和考驗。但它始終頑強地用它的声音领导白俄罗斯游击队走向为争取祖国的自由和幸福的艰苦斗争的道路上。在詩中，傳統的人民口头創作的主題和新的社会主义內容有机地緊密地交織在一起，組成了一篇優秀的、新的革命浪漫主义作品。

統一書号：10078 • 1341

定价：0.55 元



在树林子里，蒼空下邊，
土崗兒上，長着棵大樅樹。
它比所有的樹都周整，
都美麗，都高大。

斧子鏗鏘地
砍在它的根子上。

老头儿凑近树跟前，
用锐敏的耳朵倾听着。

在天地中间，
它这是最后一次，
在锯子下面震响着，
就跟弓子拉在琴弦上一样。

——您们不要哭呀！——
它叫喊着，
向着草儿弯下身子。——
我将要和过去一样歌唱，
我比您们要活得长久。

白秃秃的树桩子发着闪光，
樅树从那些昏暗的阴影中，
扯开了自己的阴影，
让阴影和自己并排地
躺在树林子的空地里。
它已经不再震响了，
可是树桩子在锯过之后发凉了——
树桩子上尽是晶莹的树脂珠儿，
就象是一层汗珠子。

此刻，那些樹
都在實心實意地哭泣着：
——你要把我們扔給誰呢，
扔給誰呢？
人家就要把你裝在
套着栗黃馬的車子上，
從田野上運出去。
人們要用鋸子鋸你，
用斧子砍你，
你將要在火中燒成灰燼。
人們會在樅樹枝上，
燻着香腸。
我們再見不到面啦，
你再不會同我們在一起了。
你再不會用你的頭
去頂着蒼空了……

就是在那一片哭訴的聲音中
樅樹離開了樹林子。

樅樹越走越遠——
到了山後頭的村子里，
那個地方，在過去，
它僅僅有時望的見。

它从远处望着，
心里很想
走到那个村子里，
可是它去不成，
它不能够离开自己的树林子。
难道說樅树就不曉得
有一些广大的天地么？
尽管从黑森森的树林子里
它一步也不能够动。
可是，現在它可以用手
去抓燕麦和黑麦了。
就算它再不能用自己的腦袋
頂到天空吧！
樅树可是也不会哭的——
誰知道被注定有什么样运命？
也許，它还能够
頂到天空，
也許，它还可以在大海里，
飄向辽远的国土。
也許，它就可以在那只船上，
作上一根桅杆，
首先出現在波濤上面，
在天际上飄蕩着，
很友好地同天空在一道生活着，

甚至可以达到星星那里。
樅树在田野里走着，
在田野上方呜呜地响着电线。

猜测一下它的运命吧——
它去干什么，
它到哪儿去？

也许，它会周围挂满了电线，
站在小房子旁边，
电报从它身上飞过去，
从这个城市到那个城市。
可是等到雾霭凝结了，
草木开始雕零，
燕子就将从它的电线上，
飞向温暖的国土。
它会用声音和响动，
使行人感到惊异，
人们就会要打主意，
想在那些电线上弹来弹去……

那里就是个小房子。
有谁已经从大门上
把门棍抽了去。

穿过大門

樅树进了院子。

主人就用它的硬皮

作了捕山蜂的籠子，

随又用灵巧的手，

从树干上把枝子扯干净。

鄰人就用那些树枝子

在燻房里燻肉。

可是，老头儿在那个时节，

又把樅树鋸成木板。

不要紧，鋸吧，破吧！

显然，它不会成为桅杆。

好望角，

它是看不見了，

它也不会去飄洋渡海。

它也不会同自由的风去斗争，

它也不会被风吹弯，

它也不会广大天地中，

呼吸着新鮮的、

咸鹽味的、

海上的空气……

老头儿老早地就起来了，

在背阴的地方把板子晾干。

板子干了——

他又用平鉋子

和溝鉋子，

把它們鉋好，推光。

板子發光亮，

就跟小孫子站在燈前邊

隔著手掌望著燈光，

他手掌上那種模樣。

隨後，他就把它們粘在一起，

又買來了響亮的弦，

而從那時候起，那些板子，

人民就給了另一種稱呼。

樅樹就這樣地消滅了。

但願它得到永久的安靜！

彈吧，音樂家，

用不朽的手彈在那些弦上吧！

老頭兒用手彈著，

弦上彈出了聲音，

並不是一棵樅樹發出了響聲——

而是一座蒼郁的、覺醒的松林。

腳就自然而然地

會跳起舞來，蕩來蕩去。

於是人們就給那個樂器

起了个名字叫作琴瑟。
于是,就从这一道牆
傳达到那一道牆:
——这不是琴瑟,是奇迹,
——这是无价之宝!

从那个命名日起,已經經過了
不少的春天和冬天。
就沒有一个村子
沒有琴瑟的踪迹。
就算爷爷不在了,
琴瑟的歌声永远也不会停息:
爷爷很仔細地
把琴瑟傳留給孙子。
孙子和琴瑟,也就按情按理,
很融洽地在一起生活着。
据說,在艺术旬的时节,^①
他曾把它
帶到了莫斯科。
据說,象是斯大林
說过,
那真是无价之宝。

① 这里是指莫斯科的白俄罗斯艺术旬。

就这样,琴琶傳留下来,
彈来彈去,
一直到这次战争暴发时节。



1

蔚藍的天空
褪了顏色。
樹叶子枯干、雕落了。
秋天的日子
很快地逝去。
彈琴的人不見了。
他把琴瑟
鎖在古老的房子里，
他就走開了。
他被戰爭
給趕走了，
順着大路奔向東方。
他經過密密的樹林子
向東方走去。
他帶在自己身上的，

并不是房子的鑰匙
而是歌子的鑰匙。

有一个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
走在大树林子里，——还帶着一条老牛。

就在那个树林子里
他同她会了面，
而馬上又分了手。

那个女人和小孩子
也是被战争給赶出来的……
在树林子里道路上，
她倒下了，
就再也沒有起来。

她掙扎着，
向她的儿子說：
——不要哭，瓦西利克，——
我就起来的，不会死。
你要好好听姐姐的話，
我的儿子……

你們不要在这里等着我，